

JING SONG DA SHI
JIANG GU SHI



[美] 艾伦·坡 (Poe, E. A.) 等著
李良婷 朱夏楠编译



惊悚大师讲故事

世界上最让人尖叫的N个惊悚故事
惊悚大师带给你的诡异氛围 将让你毛骨悚然



惊悚大师讲故事

[美] 艾伦·坡 (Poe, E.A.) 等著
李良婷 朱夏楠编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惊悚大师讲故事：世界上最让人尖叫的N个惊悚故事 /
(美)艾伦·坡 (Poe, E. A.) 等著；李良婷，朱夏楠编译。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9
ISBN 978-7-5104-0514-3

I. 惊… II. ①艾… ②李… ③朱…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9) 第149050号

惊悚大师讲故事：世界上最让人尖叫的N个惊悚故事

作 者：艾伦·坡等著 李良婷 朱夏楠编译

责任编辑：王 鹏 杨艳丽

责任印制：李一鸣 黄厚清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 (100037)

发行部： (010) 6899 5968 (010) 6899 8733 (传真)

总编室： (010) 6899 5424 (010) 6832 6679 (传真)

http://www.nwp.cn

http://www.newworld-press.com

版权部： +86 10 6899 6306

版权部电子信箱： frank@nwp.com.cn

印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 710×1000 1/16

字数： 250千字 **印张：** 15.25

版次： 2009年10月第1版 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04-0514-3

定价： 24.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本社图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等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客服电话： (010) 6899 8638



少年的噩梦	〔日〕天树征丸	1
猴爪	〔英〕W·W·雅各布斯	14
黑猫	〔美〕埃德加·艾伦·坡	25
闹鬼的貂皮大衣	〔英〕斯坦·诺尔顿	33
顶层之上的房间	〔美〕休·B·凯夫	45
普普尔	〔英〕亨利·特罗亚	52
死亡之旅	〔美〕马克·萨弗兰科	59
摆脱乔治	〔美〕罗伯特·阿瑟	71
死亡花朵	〔英〕希区柯克	83
鬼火	〔韩〕李恩赫	89
他是谁	〔英〕希区柯克	97
与画中人同行	〔日〕江户川乱步	103
死者的报复	〔美〕S·福勒斯特	115
杀人的电影录像带	〔英〕奥克基特·德莱思	120



恐怖蜡像馆	[美]罗杰·托利	129
死者的琴声	[日]山村美纱	141
致命的星期三	[美]唐·奥尔森	161
午夜前的哭泣	[美]唐·奥尔森	170
死亡的气味	[日]阿刀田高一	180
消逝于湖上	[美]欧内斯特·萨维奇	190
左手小拇指	[美]乔治·威廉	203
地狱之旅	[英]哈兰·莱林	209
杀人的谎言	[英]阿·克里斯蒂	215
恐怖的黑水池	[美]亨利·特里特·斯佩里	227
挂毯上的射手	[美]刘易斯·斯彭斯	233

少年的噩梦

[日]天树征丸

—

夏天的一个傍晚，阿一在雨中奔跑。

他被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浇得不知所措，没带伞的他被从头到脚淋了个透。再加上木屐的带子突然断了，他想跑也跑不了。不过，更倒霉的是，不知道是因为淋雨还是之前西瓜吃太多了，他的肚子开始痛起来。

“我今天真够衰的……”

阿一怨恨地看了看天空。

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其实是因为阿一受到了处罚。

这段时间是暑假，阿一、美雪和堂妹应剑持警部的邀请来家乡游玩，剑持太太和她的孩子们也都来了。于是，他们今天就聚在一起玩扑克牌。

堂妹提议，最后输掉的人必须接受处罚，那就是去帮大家买饮料。结果阿一输得最惨，所以他只能跑腿了。

“唉，我真是衰啊！为什么我会输给那群小毛头呢？这种玩抓鬼牌的游戏太依赖运气了，偏偏我运气不好，如果玩那种靠实力比输赢的‘心脏病’或‘51’就好了……”

阿一提着装满饮料的塑料袋，一边发牢骚，一边走在人烟稀少的乡间小路上。

最后他肚子实在痛得不行了，蹲在地上，缩成一团。

“可恶！反正在这种地方没人会看见，我不如就到那边的草丛里……”

阿一往周围一看，忽然发现不远的杂木丛深处有光秃秃的岩石断崖，

崖下有一栋小木屋，正散发着橘色的灯光。

“那是别墅吗？”

有灯光，看来一定有人住在里面。

大雨天跑去陌生人家借厕所虽然有些不妥，但总比在野外解决好多了。阿一不再犹豫，沿着草丛里的小路走过去。

二

“对不起！请开一下开门！”

阿一一边使劲敲门，一边大声喊。

门马上被打开了，门缝里露出一张长发女子的面孔。

“你是谁啊？”

女子一边问，一边慵懒地用手梳理着头发。

“不好意思……我想借用一下厕所！”

阿一像心急的推销员一样，一脚踏进了玄关。

“啊……慢着，你……”

不顾满脸疑惑的女子，阿一边道歉边往屋里冲，他实在忍不住了。

“厕所！厕所在哪里？”阿一大声呼叫。

长发女子见状，用手指向走廊的尽头，说：“在……在那边！”

阿一冲了进去，边解皮带边关门，然后掀起马桶盖，拉下裤子就坐了上去。

过了好一会儿，方便完的阿一从厕所走出来，外面有三个女人瞪着他。

“你是谁啊？”一个双手抱胸的短发女子发问。虽然她的眼角稍微上扬，不过，还算是美女。“你未经同意闯进别人家的别墅，二话不说就往厕所里面冲，太没礼貌了吧。”短发女子又说。

“就是，我还以为是强盗闯进来了呢！”刚才开门的那个长发女子搭腔。

刚才阿一只顾着跑厕所，没有注意到原来这个长发女子长得也很漂亮的。

“啊……真是不好意思，刚才因为太急了……呵呵……”阿一想借着笑声消除尴尬。

“唉，都是因为你，害我们又要重来了，再不快点，雨就要停了。”

这次说话的是一个烫米粉头的女子。

这个女子和之前两个女子相比，脸色虽然淡白了一些，但是身材非常棒。

总之，这三个大概二十四岁左右的女子，都是美女。

阿一忘了自己是不速之客，他笑着说：“真不好意思，你们正在做什么呢？是不是在烹饪？要不让我帮你们吧！”

三个女人同时叹了口气，并互相看了一眼。

“我们不是在烹饪，我们正在进行降灵术，降——灵——术！”短发女子严厉地说道。

“降灵术？”阿一一时没反应过来。

长发女子回答：“是啊，就是招魂啊！灵异节目经常有播出的嘛！”

短发女子一把把阿一拉进隔壁房间里。

看到眼前的一切，阿一整个身体突然僵硬了。

这个房间没有任何家具，在屋子中央，有好几支大蜡烛围成一个圆圈，放在正中央的是一只死兔子，窗户和窗户之间贴满了符咒。

阿一看呆了，米粉头女子笑着解释说：“蜡烛是用来判断亡魂有没有出现，听说如果亡魂被招来了，即使没有风，烛火也会摇晃。死兔子是我们向附近的农家要来的，据说死动物的臭味具有招魂的作用。窗户和门上要贴符咒，是为了不让其他亡魂跑进来。如果没有贴的话，一些乱七八糟的动物灵魂和恶灵就会跑进来，那将是可怕的事情。”

看样子，这三个女人不是在开玩笑。

阿一心里想要尽快离开这个怪异的地方，于是他故意大笑：“哈哈，那……那真抱歉了，我就不打扰你们了。”

阿一正想往门口走去时，长发女子立刻挡在他面前。

“不行……太迟了！门上已经贴了符咒。我们准备的符咒数量刚刚够，如果撕下这一张的话就会失效的。”

“啊……百合，你怎么那么快就贴上去了呢？小弟弟，真不好意思，就请你留下陪我们招魂了。”短发女子嘴角上扬，露出不怀好意的笑容。

“啊，请……请……请放过我吧，我最怕这种东西了。”

“没办法了，谁让你冒昧闯进来的。来，快点坐下吧！我们必须在雨

停之前，把‘那个人’的灵魂找出来才行。”

“啊，不要啊……”

“小梅，放他走吧！看他怪可怜的。我们改天再招魂吧！”米粉头这样说。看样子，三人里面她最正常了。

但是，小梅驳回了这个提案。“不行，小樱，绝对不行！你真是的，对男人总是心太软。为了修复我们的友谊，今天一定要找到真正的凶手，我们不是早说好的吗？今天和‘那时候’天气一模一样，下着大雨，所以今天一定可以成功招魂。喂……没礼貌的家伙，过来坐下，我们马上要开始了！”

阿一被强迫坐在地板上。

这个小梅真不简单，虽然体格娇小，但说话咄咄逼人、尖酸刻薄。看得出来，在队伍中，她肯定是领队的类型。

米粉头——叫小樱的女子叹口气说：“不好意思，实在没办法了。”

“差不多快要到发生‘那件事’的时间了。”小樱一边抓弄着头发，一边看着手表。

“哪件事？”阿一反问。

“一年前，这个屋里发生了一宗杀人事件。”名叫百合的长发女子答道，“而当时的嫌疑犯就是现在在场的三个人，也包括我在内。”

三

“杀、杀人？你们三个？”阿一浑身发抖，就像被冷水泼过一般。

“是啊，吃惊吧？呵呵……”百合一边理顺长发，一边冷冷地笑。

三个女人站着，把阿一围在中间。房间内的灯光不知什么时候被关掉了，只剩下摇曳的烛光。房间里充满了诡异的气氛，阿一紧张得猛吞口水。

“死掉的那个人是我们共同的网球教练。”小梅补充说。

“我们三个人从小学起就是很要好的朋友了。因为我们都是独生女，所以就像亲姊妹一样亲。读书、参加社团、工作，我们三个人一直在一起。当然，我们也一起参加网球俱乐部，但是……”小梅突然苦恼起来，

话也只说了一半。看得出来她很焦躁，她把右手伸进牛仔裤的口袋里，拿出香烟来抽。

接下来，小樱继续说：“我们三个人都同时喜欢上了我们的网球教练。”

小樱说完后，就看向小梅和百合。小梅左手叉腰，右手点燃打火机。

小樱又开口说话了：“他姓须藤，以前曾经是一位职业网球选手。你听过吗？两三年前，他拍过宣传海报。”

“哦，我知道那张海报。他当时摆了这种姿势，两手握球拍，打向来自左边的球，对吗？”

阿一做出动作后，百合慵懒地说：“你是指双手握拍法吗？”

“对，就是那个！他拍的是乌龙茶的广告吧？”

“他拍的是咖啡广告。”小梅一边抽烟，一边回答。

“啊，不好意思。哈哈，因为我比较爱喝乌龙茶。”阿一说道。

三个女人没有笑，凝视着阿一。气氛突然变得很僵。

百合仍然是慵懒的模样，她说：“总之，我们三个人同时喜欢上那位网球教练。因此，我们的友谊被破坏了，你可以了解吧？我们互相争风吃醋……这就是我们四个人来到这栋别墅时的情形。在那以前，我们三个人的感情多么好，后来却变得那么糟糕……再后来，须藤就被杀了。”

“是啊，不知道是我们三人之中谁杀的。”小梅插了一句话。

“你们确定是你们三人中的某一位杀的吗？”阿一发问。

小樱答道：“从当时的状况来看，是这样的。不过，一直没有人出来认罪。因此，我们选择在他的忌日，也就是今天，来到这栋别墅，想用降灵术召唤他的灵魂出来问话。我们三个人从读小学时，就迷上了降灵术之类的召灵游戏，钱仙之类的东西，我们曾经成功召唤过很多人和动物的灵魂。”

“原来如此。”阿一答道。

小樱抿着嘴笑：“你们听到了吗？须藤的灵魂来了。”她做出竖起耳朵的动作。

阿一笑得很僵硬：“哈哈，哈哈……怎么可能发出声音嘛……”

这个时候，外面传来啪嚓一声，好像是树木被劈开的声音。阿一吓了

一大跳，三个女人却眼睛发亮。

“他来了，就在附近。”百合开口说道。

“刚才的声音是拉普现象，那是灵魂出现的证据。须藤离我们很近了。”小梅的眼睛大放光彩，“太好了，一切似乎都很顺利！快点，趁雨停之前，我们赶快开始吧！”

阿一心里想：开什么玩笑嘛！

到目前为止，阿一曾被卷入很多起奇怪的杀人事件里，每一起他都有办法作出合理的解释，但是，眼前的情况他无法解释，因为他比任何人都要害怕。

总之，阿一不想再这样耗下去了。

阿一站了起来：“等一下！在进行招魂之前，你们可不可以把案发的具体情况详细讲给我听？”

“说给你听？”小樱侧着头问，很不信任的样子。

小梅不高兴地说：“告诉你又能怎样？如果事情真是那么简单，那早就……”

“哎呀，先不要这样说嘛！”阿一反驳，“你们知道金田一耕助这个人吗？他就是我爷爷，是日本排名第一的名侦探。”

“咦？就是那位鼎鼎有名的……天啊，不会吧！”小樱很惊喜，看来她也是金田一耕助迷。

“我也帮警方解决了很多起谜案……”

“那很有趣嘛！”百合打断阿一的话，“就把当时详细的情形告诉这个侦探小弟吧，雨好像一时半会还停不了。”

“不行！怎么可以把那件事告诉陌生人。”小梅极力反对。

百合冷笑道：“哦，小梅。你怕真相被拆穿，是吗？你果然是凶手吧？”

“胡说八道！你才是凶手！那天你提议须藤一人留下，由我们三个人分头去买晚餐的材料，所以凶手应该是你！”

“你们两个别吵了。”小樱红着眼眶，“我们果然不应该再来这里。不论你们谁是凶手，我都觉得无所谓。我还以为来这里，我们三个人的感情就会恢复如初……”

“小樱，你不要装好人，你这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更让人觉得可疑。”
小梅的眼神更严厉了。

百合也加入这场唇枪舌战：“不要忘了，当初租这栋别墅的人是你啊！你从一开始就打算杀害须藤吧？”

“你，你太过分了！”小樱用手指拭去眼角的泪水，说“你们想想买菜的事情，我按照分配的清单，买回了莴苣、西洋香菜、菠菜。百合你却说什么炖咖喱用的肉卖光了，没买肉回来。小梅你也是，原本应该向附近的农家买马铃薯、青葱，结果你却买回了胡萝卜和青椒。那是为什么？难道这里面暗含什么阴谋吗？”

“你们三位别吵了，这样吵下去就能吵出结果吗？把具体情形告诉我，为了不负我爷爷的名声，我一定会找到凶手！”

“哼，好，既然你这么说，我就告诉你吧。”小梅向阿一介绍了当时的情形。

四

去年八月十五日，小梅、小樱、百合和她们的网球教练须藤来到这栋别墅。表面上，她们装着是为了接受特别的网球训练，其实她们真正的目的是要打一场“爱情战争”。

抵达别墅的那天傍晚，她们三个分头去买晚餐的材料，命案就在她们买菜的这段时间发生。由于突然下起了大雨，她们在路上耽搁了很久，最后当她们回到这里时，发现须藤死在厨房里，胸口插着一把菜刀。

“我是最先发现尸体的人。”小梅说完，身体稍微颤抖了一下，随后她向阿一招手，并带他去厨房。

她扔掉烟蒂，回头对阿一说：“尸体当时就在你现在站的那个位置。”

“咦？”阿一赶紧退后一步。

小梅面不改色地补充道：“他躺在正中间，地板上流满了血。他眼睛瞪得很大，眼珠子已经浑浊，早就死了。但是，他的姿势非常奇怪。”

“姿势？”阿一反问。

小梅回答，“他右手拿鸡蛋，左手拿着饭瓢。”

“鸡蛋和饭瓢？”阿一感到有些意外，浮现在他脑海里的命案现场有一点滑稽。

但是，眼前这三个女人的神情很严肃。

“尸体以什么姿势躺在地上呢？”阿一发问。

“很难形容。”小梅看了一下四周，百合察觉后就拿出纸笔来。

百合开始画图。阿一注意到她压纸的那只手。她左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只闪闪发亮的戒指。随后，他发现其他两个女人的手指上也戴着相同的戒指。看样子，都是须藤送的。

“就是这种姿势。”百合把画好的画递了过来。

“是的，没错。拿鸡蛋的右手是抬高的。”小梅开口说。

小樱也点头表示认可。

纸上画着尸体的右手举着鸡蛋，眼睛好像注视鸡蛋一样。另外，拿饭瓢的左手刚好放在后脑勺。左腕弯曲，饭瓢的圆形部位朝上。

“右手拿鸡蛋，左手拿饭瓢，小梅小姐……”

“怎么了？”

“尸体的手是紧握住鸡蛋和饭瓢的吗？”

“是啊，非常紧，鸡蛋差一点被捏碎。”

“原来如此。”

“你知道答案了吗？”小梅发问。

阿一咧嘴微笑，露出洁白的牙齿，说：“是啊，我知道了。”然后环视了小梅、小樱、百合三人一圈，说：“谜底解开了。”

五

“这个奇怪的姿势是死者的留言。”阿一说道。

“留言？”小梅反问。

“是的，就是‘濒死前的遗言’。从尸体双手紧握鸡蛋和饭瓢的举动看来，可以知道，这两个东西是须藤在死前，以自己的意志握住的。他为什么这样做呢？可能是他要以右手拿鸡蛋，左手拿饭瓢的姿势表示凶手是

谁，只有这样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什么意思？用鸡蛋和饭瓢暗示凶手，啊，难道凶手喜欢烹饪吗？”百合把目光移向小樱。

小樱摇头：“不是我杀的，如果要这样解释的话，那应该是小梅，因为她只会煎荷包蛋和煮饭而已。”

“胡说，我还会煮咖喱、煮拉面呀！凶手应该就是带鸡蛋过来的人吧？百合，难道不是你吗？”

“你瞎说什么？小梅，你才是凶手。”

“你们说得都不对，你们的思路和死者的留言不相符。死者的留言是以被害者的身份凸显问题的。”

“须藤的身份？”小梅反问说。

阿一点头说：“没错，须藤曾经是有名的网球选手，只有他才想得出这种留言。你们想一想，鸡蛋和饭瓢很像什么？圆圆的东西和有握把的像汤匙一样的东西。”

“网球和网球拍！”小梅大喊。

“对，鸡蛋代表网球，饭瓢就代表网球拍。”

“哦，原来是这样的，还真挺有道理的。”百合附和道，“可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网球用具啊。”

“问题不只在于网球和网球拍，而在于死者是用哪只手握鸡蛋，哪只手握饭瓢。根据百合所画的这张图，他死后应该是右手拿鸡蛋，左手握饭瓢。另外，他倒在地上的姿势……”

阿一紧盯着百合所画的图，死者的目光集中在拿鸡蛋的右手上，左手握着饭瓢并放在后脑勺部位。

“天哪，这是发球的动作。”百合喊叫。

“是的，右手拿球，左手拿球拍，这是左撇子的打法。不过，我记得以前看过须藤拍的那张咖啡广告海报，他本人应该不是左撇子才对。从这一点看来，须藤是想告诉大家，凶手就是习惯用左手的人。”

“左撇子……”两个女人同时把目光投向剩下的那个女人。

阿一继续说：“小梅用右手点燃打火机，所以我想她是右撇子。”阿一脑海里浮现那幅景象：小梅把左手插在腰际，用右手点燃打火机。

“刚才百合是用右手画图的吧？”百合用左手压住纸，以右手拿笔。

另外，剩下一个人。

阿一把视线停驻在她的身上。她一边用左手梳理着头发，一边看右手上的手表。

“凶手就是把手表戴在右手上的人，那就是你，小樱！”

“小樱？”小梅发出喊声。

“天啊！”百合用手捂住嘴巴。

小樱两眼含泪，呆立在原地。

阿一继续说：“凶手拿着刀，从正面刺向须藤的胸口，因此须藤必定知道这个凶手是谁。凶手一定是把刀刺进须藤胸中后就逃走了，但是，须藤并没有立刻死去。于是他拼命地思索要用什么办法暴露凶手的身份。可是，须藤没有足够的时间了，他在意识模糊的时候，一定想起凶手的特征了。对一个网球教练来说，让他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学员打球时的姿势了吧。小樱，我的‘想象’对吗？”

“是的，我想你猜对了。”小樱终于开口了。

“你为什么要杀害须藤？小樱，你不是很喜欢他吗？”

面对小梅追问，小樱缓缓地摇头：“我并不喜欢他，因为小梅和百合喜欢他，为了要迎合你们，所以才假装很喜欢须藤。”

“你说什么？”百合问道。

小樱擦干眼泪：“说真的，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个男人。我只是喜欢和大家一起争风吃醋的感觉而已。其实，我最看重的是情谊，但这份情谊被那种男人破坏了，我恨他，所以就杀了他。”

百合和小梅望着小樱，哑口无言。

小樱继续说话：“那天，在买菜的路上，我遇见了菜农，直接从他那买到了菜，所以我比你们回来得都早。回到别墅后，那个男人靠近我，对我说：‘终于只剩下你我两个人了，我不希望见到你们三个人为了我钩心斗角，所以我送你们每个人一枚戒指，其实我最想送的人是你。’他说的话很假、很恶心，他自以为对付女人的手法很简单，他可以一网打尽。但我不会忘记，因为他，我们从小情同姊妹般的感情被他破坏了，想到这里，我心中燃起一把无名火，当我回过神时，已经把菜刀插进他胸口

了……”

“小樱，”小梅把手搭在小樱颤抖的肩膀上，“其实我和你一样。”

“咦？”小樱和百合同时发出声音。

“事实上，我也不是真的喜欢那个男人，但也讨厌他。不过，我不像你和百合竞争那样激烈。开始，我和你的想法一样，只为了迎合你们而加入爱情争夺战，谁知道后来就骑虎难下了……”

“小梅也是这样想的啊，”这次是百合说话，“其实我也是。起初只是附和你们，随口说说而已，后来演变成和小梅吵架，但事后我真的很后悔。”

三个女人往地上蹲，互相依靠着，开始啜泣。

阿一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语：“事情怎么会这样呢？”

风流快活的网球教练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阿一在心里面这样想着，然后悄悄地走出房间，就在此时——

“你姓金田一吧？”小樱叫住阿一。

“嗯，是的。”

小樱泪流满面地对阿一说：“谢谢你，多亏你的帮忙。虽然我无法回报你，不过，请让我真诚地向你道谢。”

阿一说：“呵，不必了！你有这份心意就够了。”

阿一提起装饮料罐的塑料袋，对小樱说：“小樱，你一定要去自首哦。”

小樱没有说话，只是淡淡地微笑着，和刚才比较，她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了。

终

阿一走在晴朗的乡间道路上，强烈的阳光从晴空照射下来。奇怪，刚才不是下了大暴雨吗，现在地面却干燥得出奇，迎面吹来的风也没有意料中的湿。十五分钟前的那场大雨，对阿一来说，简直就像一场梦一样。

“我真搞不懂女人是怎么想的！”

阿一边走边想，要不要把刚才发生的怪事告诉警方，如果说，那又

要从何说起呢？想着想着就听到有熟悉的声音在呼唤着自己的名字。

“阿一！”

“金田一！”

阿一的思路突然被打断，抬头一看，原来是美雪和剑持走了过来。他们两人都穿着轻便的和服。

对了，今天是盂兰盆节。等会儿盂兰盆舞大会将在附近的小学校园里举行。大家约定好今晚要去那里狂欢的。

“美雪，大叔，你们在这里做什么？”阿一踩着木屐向他们跑过去。

美雪气喘吁吁：“当然是出来找你。只是去买饮料，结果去了那么半天还不回来，大家都以为你出事了呢，所以我们就出来找你了。”

“哦，真对不起，对不起！早知道我就打电话给你们了。我刚才去那边别墅躲雨了。对了，刚才下了一场好大的雨啊！”

“下雨？什么时候下的雨？”

“哦，那是不是只有这边下雨啊？”

“但是，地上干得厉害呢！”

“这，这……可是，刚才的确下雨了啊，一定是地太渴了，把水都吸干了。”

“真奇怪，天上一朵云都没有啊，根本不像下过雨的样子。而且，你也没有被淋湿嘛！”

经美雪这么一提醒，阿一摸了一下自己的衣服。衣服的确没有淋湿，甚至一点湿气都没有。刚才明明下过雨了啊。仔细想一想，即使是炎热的夏天，地上的水也不可能干得那么快。

一瞬间，阿一感觉自己整个人好像泡在冰水里一般，从头冷到脚。

“但是，我说的都是真的啊，刚才的确下雨了，所以我才跑去那边的别墅躲雨去了，顺便借用了一下厕所……”

“别墅？”剑持警部反问，“你是指山崖下那栋小木屋吗？”

“是啊，就是那栋。你去问屋子里面的人，她们可以证明刚刚下过雨的，也能证明我去借用过厕所。”

“慢着，金田一，那间屋子早就没人了啊！”

“咦？”